



北昆《红楼梦》：好一场繁华旧梦

Kun Opera <Dream of Red Mansions>: A Brilliant Dream Work

□乔宗玉



自晚清起，清代文学家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就常被搬演上舞台，京剧大师梅兰芳年轻时就曾演过《黛玉葬花》和《俊袭人》。而民国“红楼戏”则多从《红楼梦》某个人物着手，由小处着眼，以展示《红楼梦》的悲剧气氛，如荀慧生的《晴雯》、《鸳鸯剑》和欧阳予倩的《宝蟾送酒》等。但在全景式展示《红楼梦》的戏曲中，越剧是其间翘楚，徐玉兰、王文娟的“宝玉”、“黛玉”深入人心，几乎成了不可逾越的经典。此外，评剧、黄梅戏《红楼梦》也有一定影响。

然而，此次北昆的《红楼梦》可

以说在昆曲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，因为之前昆曲没有演出过全景版。这次演出共分上、下两本，犹如连台本戏，观众需在两个晚上（每晚两个多小时）看完。北昆《红楼梦》集结了北方昆曲剧院、上海昆剧团、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等知名昆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，是一出名副其实的青春版《红楼梦》。

一、充满古典意蕴的剧本

北昆版《红楼梦》的编剧是王旭烽，在架构剧情上，他依照越剧《红楼梦》框架，以宝、黛爱情为主线。但是上本略显平淡，可能是“宝、黛初会”、“共读西厢”、“贾政训子”这几段戏，都和以往越剧的处理较相似，少了些新意。但下本有了亮点，“抄检大观园”、“黛玉之死”可以说是体现了王旭烽独特的创作角度。

“抄检大观园”一场，原著中发生在数个场景下不同人物的行为，在王旭烽笔下巧妙地转化为同一场景下、各自不同的态度，使得原本分

散的戏由此变得十分简练集中，节奏紧凑，同时又展现出每个人物的特点，揭示了贾府“百足之虫、死而不僵”的状况。尤其是晴雯的愤怒、紫鹃的忍辱、探春的火爆、司棋的默认，均表现得栩栩如生。

“黛玉之死”这一场，有别于以往在舞台上仅仅表现黛玉焚稿和吐血而亡，王旭烽让黛玉和宝玉在不同空间进行心灵的对话。这边厢，潇湘馆里黛玉奄奄一息，那边厢，新房里宝玉面对宝钗，却误以为是黛玉，两人通过各自内心的诉说和互相的交流，以表达自己内心的爱。而台下的观众，已经明白他们在尘世的缘分已走到尽头，那种悲切感不言而喻。

除宝、黛外，在其他人物的刻画上，王旭烽也融入了一些新的认识。比如王熙凤，一个比黛玉大不了几岁，身体也好不了多少、大字不识的贵族女性，嫁给了吃喝玩乐、不思上进的贾琏，两个人俗上加俗，又时时互相算计对方，与现实中的某些夫妻间的行为很像。特别是在下本中，王熙凤害死尤二姐，她在吟唱中所表达的对贾琏花心的不满、对尤二姐有可能威胁她正室地位的不安，不但十分真实，也体现出她作为“女强人”背后的脆弱。

再则是对宝钗的刻画，上本中，王旭烽添加了她发现宝、黛共读“西厢”后吓唬他们的戏，展示出宝钗曾



经的“淘气”与眼下的成熟，认为这个人物只是在自觉维护封建道德规范而已，并无坏心眼。下本里，贾府落败，宝玉因失玉变得疯疯傻傻，宝钗为了给宝玉“冲喜”而嫁给他，而且还是用“掉包计”这样憋屈的方式。宝钗是大官商的女儿，还曾是皇妃的候选人，如今也只能按照家族的安排嫁给“傻子”宝玉，对于宝钗来说该是多么委屈的事。所以说，王旭烽让宝钗和黛玉、宝玉一样，都沦为封建婚姻的牺牲品，绝非联姻的获利者，这就不同于过去将宝钗视为“野心家”的刻画方式。

但是北昆《红楼梦》比较缺憾的部分则是在宝、黛婚姻悲剧上。“掉包计”原是高鄂的杰作，贾母如何从疼爱黛玉的外婆变得冷血无情，王熙凤是否真心欢迎能干的宝钗进荣国府执政，这都是问号。而曹翁仙逝太早，以至于《红楼梦》八十回后诸人下落皆成为未解之谜。所以我一直赞同“红学”专家周汝昌先生的观点，认为“因麒麟伏白首双星”，宝玉最后是与湘云结为夫妻，而湘云的原型同时也是《红楼梦》最早的点评者脂砚斋。假如如此，那么对舞台上的史湘云是否也该有新的演绎呢？让她在娇憨之余是否再多些睿智，让她爱宝玉，却又不强求，有些道家的超脱？

二、清新的表演风格

北昆的《红楼梦》演员尽管也是经过“选秀”，但毕竟从小经过严格的昆曲训练，与“超女”、“快男”式选手截然不同。上本翁佳慧、朱冰贞，下本施夏明、邵天帅的“宝玉”、“黛玉”应该说都是非常合格

的，形象、气质确实令人眼前为之一亮，使人们洗刷了李少红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中贼眉鼠眼的“宝玉”、丰腴富态的“黛玉”带给观众的心理阴影。

上本《红楼梦》，由于情节上略显平淡，脉络上和越剧相似，“宝、黛初见”、“共读西厢”等，“宝”、“黛”演员更侧重

重两小无猜、青梅竹马的气息，故而感觉演员发挥的余地并不大，人物性格、画面和唱腔均欠缺新意。

下本《红楼梦》无论从情节，还是演员的表演，都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。邵天帅的“黛玉葬花”，楚楚可怜中透着清逸的屈子之风，透着黛玉作为诗人的敏感，这才是黛玉真正应该有的风骨啊。而施夏明的“宝玉”是成人后的“宝玉”，少了稚气，神采间是贵族公子的忧郁。当宝玉眼睁睁看着大观园风流散尽，自己却无力挽救一个个被吞噬的少女，无力反抗“金玉良缘”时尤其悲愤盈胸，特别是“哭灵”一场，施夏明的唱、做都迸发出强大的悲剧穿透力。从施夏明身上，我看到了他的老师石小梅、岳美缇的影子——是石小梅的“冷”和岳美缇的“热”，在施夏明身上得到完美的结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施夏明的咬音吐词，极有正宗昆曲的意味，这是他出身苏昆的优势。因此可以说，施的“宝玉”多了《桃花扇》“侯方域”面对国破家亡后的无奈，所谓“末世”，不过如此。

在上本中，邵天帅扮演“薛宝



钗”也很胜任，她端庄执重，一人既能演好“黛玉”，又能演好“宝钗”，也算是难得了。上本的“晴雯”很漂亮，下本的“晴雯”很勇敢。下本的“平儿”、“探春”也比上本的有戏，尤其“平儿”的善良周正、“探春”的激进敏锐都表现得生动极了。“探春”给王善保家的那一嘴巴，无论原著，还是现在的昆曲舞台上，都令我感到痛快。由此可见，戏曲舞台应该多给年轻演员机会，发扬他们的创新精神，20来岁，本也是极具创造力的年龄段。

剧中，名角儿魏春荣扮演的“王熙凤”是一个亮点。她本身极好的“闺门旦”功底，加强了王熙凤的贵族气息，加之魏春荣善于用眼神“说话”，尽管我在剧场三楼，魏春荣眼神投射出来的光芒，还是足以震慑我的心，令王熙凤的霸气迎面而来。另外，在“抄检大观园”中，魏春荣一改前场毒害尤二姐时狠毒的模样，面对探春，多少显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尴尬地去“拉圆场”。魏春荣的王熙凤，表演中多了许多女性柔色彩，而不是传统演绎中的“泼妇”和“母老虎”，值得赞赏。